

杜工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玉鈎草  
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杜集槩本不下數十百家箋釋註解言人人殊矣余少嗜杜詩手鈔口誦恆以一編自隨中年汨沒簿書有此事遂廢之感武林爲山水勝地量移來此因病得閑稍理故業取舊本之善者刊爲袖珍版勞人僕僕舟輿便行篋也箋註概從刪削以少陵一生不爲鉤章棘句以意逆志論世知人聚訟紛如蓋無取焉乾隆四十九年秋八月既望真州鄭灃書于有美堂

杜工部集卷首

誌傳集序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元 積江陵士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廢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槩賦詩其適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于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鍊精切穩順聲執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執而兼人人之所獨

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子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癩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閣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嘗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北功曹劍南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宏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舊書文苑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

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柶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父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承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又代武鎮成都英又武人彘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又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縣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承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

飯穎山頭之嘲諷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懶未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甫有集六十卷

杜工部小集序

潤州刺史樊冕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為幕賓白首為郎待之客禮屬契闊湮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君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類分為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贈杜工部詩集序

孫僅

敘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于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五常精心萬象靈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察則勇喪矣言藹辭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滄而長刺則氣散而酒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警寶襲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豔蕩而莫返曹劉

應揚之徒唱之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柔鬪葩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為錙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子之為也別陳梁亂齊宋扶晉魏緒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翼邈高聳則若鑿大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焔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燼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虜汨沒蠻夷者屯于時耶戾于命耶將天嗜厭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王內翰序

翰林學士王內翰中

王洙撰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胥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椹舖糲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

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州挈家往依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衣泰元年夏武卒郭英又代武崔旰殺英又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旰蜀中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歷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彞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為踳駁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撰非當時第敘矣蒐哀中外書凡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尙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王

後記

王琪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弄於大復自以為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于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

而補之者衆莫之過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為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咸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璋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於郡齋而參攷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於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以附於卷終原叔之文今遷於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胡宗愈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悟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攷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之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為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沅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

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攷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杜工部集後記

吳若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板也初教授劉巨常今當兵火瓦礫之餘便欲刻印文籍得府帥端明李公行其言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說未幾趙公移帥江西常今亦以病巧罷屬府倅吳公才德充察推王闡伯言嗣成之德充伯言爲求工外邑付學正張異學錄李鼎要以必成踰半年教授錢壽朋耆朋來乃克成焉蓋方督府宣司鼎來百工奔走趨命不暇刀板在手奪去者屢矣一集之微更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儒業之難興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爲善又得撫屬姚寬令威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校足之末得若本以爲無恨焉凡稱樊者樊冕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冕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爲異饌所移者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說以亂杜詩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爲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紹興

三年六月荆溪吳若季海書

杜工部集卷首





諸家詩話

宋人方惟道兄弟纂錄唐宋以來評杜詩者號曰諸家老杜詩評蔡夢弼草堂詩話一卷悉據韻語陽秋之類尤為猥雜今刪補而存之

唐書一事

文宗紀鄭注言秦中有火宜興土以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鏤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廡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之太和九年十月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仇士良以百戲于銀臺門迎之

唐本事詩二事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唐詩言作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別一作新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

白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子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劉禹錫嘉話三事

杜工部集 諸家詩話

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常訝杜員外巨額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鮑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把茱萸二字經三詩人皆已道亦有能否焉杜公言更

年少插茱萸杜公為最優也禹錫常言白樂天苦好余秋水詠曰東屯滄海關南讓洞庭寬又石頭城下作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自知不及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又杜少陵過洞庭詩落句曰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鄙夫之言有媿杜公也

歐陽文忠公詩話一事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崑體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數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莫能到也

王荊公鍾山語錄一事

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即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疎懶與何長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司馬溫公迂叟詩話一事

祥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古人為詩貴于意在

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古今詩話一事

章聖問侍臣唐時酒每斗價幾何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斗三百文舉杜詩以證章聖大喜曰杜甫詩自可為一代之史也

東坡三事

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蠅螻同盡隨邱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暮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暮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東坡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鳥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于禮義以為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

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蔡約之西清詩話一事

詩之聲律至唐始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而造語工夫各有微妙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類懶補痕也

秦淮海進論一事

淮海秦少遊進論曰杜子美之于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與

王彥輔塵史一事

杜審言詩有絳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苻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益有家法矣

葉夢得二事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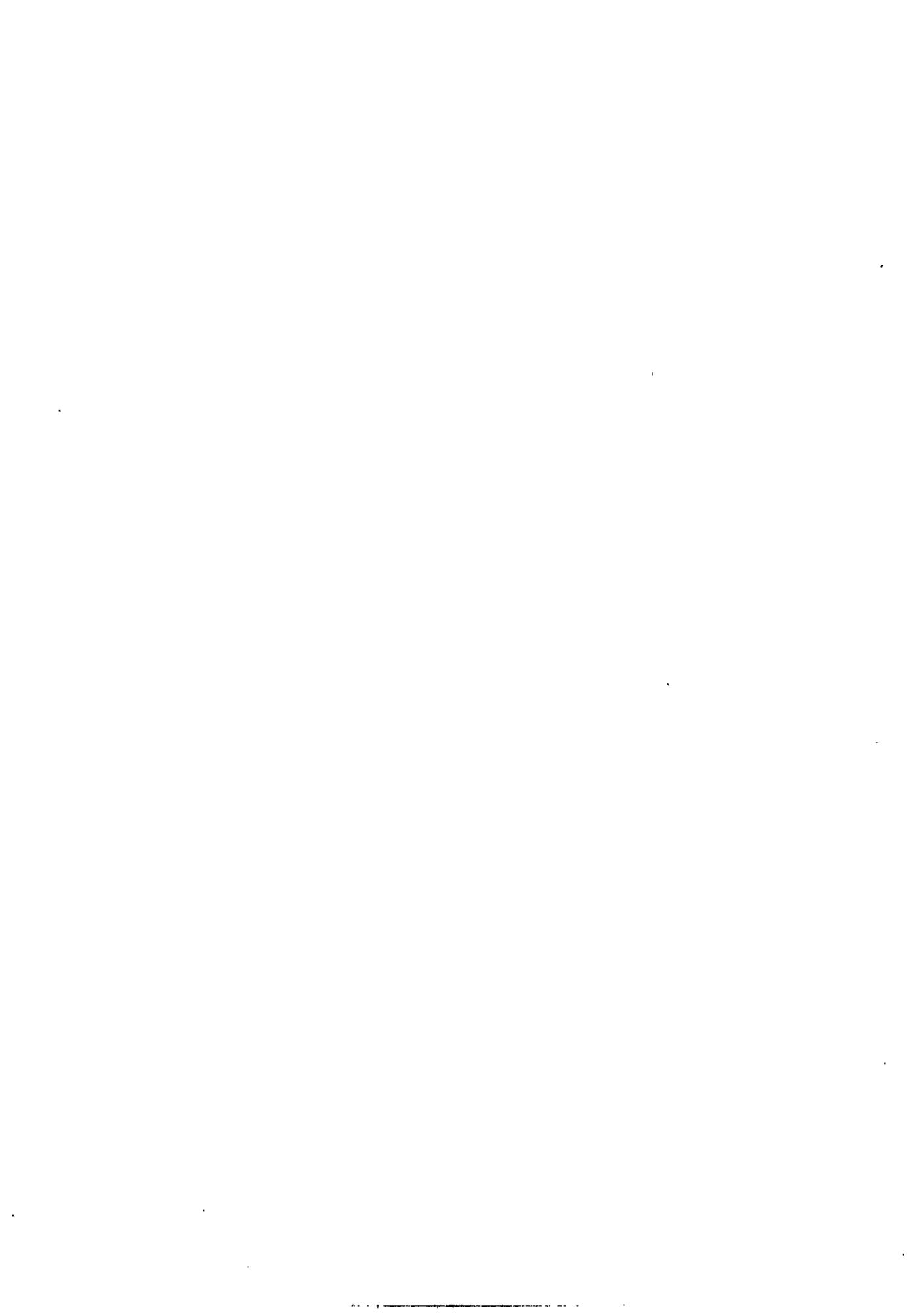
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吐吞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

詩話二事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裾低回轉笑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何婉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追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唐闕史載鄭駉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蕭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葛常之一事

語韻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隴負薪拾枵鋪舖不給困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于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櫬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子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資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資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遺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常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尙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闌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



唱酬題詠附錄

登慈恩寺塔

高適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  
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  
宮闕皆戶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  
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感時慚阮步末宦知周防  
翰效獨無因茲焉可遊放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李白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一作重有金  
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徠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  
中杯

沙邱城下寄杜甫

李白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雜言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  
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  
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為勢  
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波似鼓蕩華嶽平地欲奔  
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  
盛名君一箇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  
狂歌丞相閣中嘗醉臥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闕步  
青雲端積翠屣游花匠披香寓直月團欒英才特  
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  
安仁却為掾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寮每日相就  
提玉壺半酣起舞舞將鬢髮低乍昂旁若無古人制

禮但為防俗士豈得為君設之乎而不飛不鳴亦  
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亦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  
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倚朝市  
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為朋友東山謝  
安作鄰里閑常把琴弄悶即攜尊起鬪啼二月三月  
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中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  
驛吏為報杜拾遺

使南海道長沙

侍御史唐扶

道林岳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雪二千  
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  
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衲  
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髡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  
像心加尊稍揖英皇頽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  
大樹悉柎桂細碎小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  
女來懸千尺幡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職  
遲回難得上白舫羈縻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拾  
盡壁間杜甫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鋒正健如  
可吞

和

湖南觀察使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為聞楚國富山  
水青嶂遷逸僧家園含香珥筆皆舊謙挹自忘臺  
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攜手遊山樊忽驚列岫  
晚來碧積雪洗盡烟嵐昏碧波迴嶼三山轉丹檻遶  
郭千艘屯華鑣蹀躞縵沙步大旆榮錯輝松門樛枝  
競驚龍蛇執折榦不沒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別  
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尊

危絃細管逐歌颺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  
杜入木八瀟蟠高軒嗟予絕倒久不和忍復感激論  
元元

道林

崔珣

臨湘之濱岳之麓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十里擺不  
斷竹泉瀉入千僧廚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  
泉俱四時惟夏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遠公池上  
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宮夜  
轉三乘書野花市井栽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檀  
僧迴步步影石盆水濺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  
手欲摸黃金烏遙江大船小于葉遠林雜樹齊如蔬  
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糝糊長卿之問久冥  
寞五言七言夸規模我吟杜詩清入骨灌頂何必須  
醍醐

岳麓道林

韋蟾

石門道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  
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  
經馬暖日斜明蟬竦梁濕烟散鷺鴛鴦瓦北方部落  
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欄進竹醉好題窄路垂  
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鬪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  
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  
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

杜甫同谷茅茨

唐成通十  
四載作

趙鴻

工部樓遲後鄰家大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盃  
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什空勒舊山隅

栗亭

趙鴻

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紀今何有  
杜牧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皇誰得  
髓無人解合續絃膠

未陽

羅隱

楚水悠悠浸未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  
下不見詩人說用兵

未陽杜工部祠堂

徐介

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顏垣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誇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畫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  
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崩豁乾坤擺雷礮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  
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宮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  
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裴說一首

騷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清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  
皇天高莫問白酒恨難平悒悒寒江上誰人知此情

孟賓于一首

南遊何感思更甚葉續紛一夜未江雨百年工部文

青山當日見白酒至今聞惟有爲詩者經過時弔君

唱酬題詠附錄終





杜工部集卷第一目錄

古詩五十五首

奉贈韋左丞丈

送高三十五書記

贈李白

遊龍門奉先寺

望嶽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登歷下員外新亭李邕作

同李太守登歷下新亭

元都壇歌寄元逸人

今夕行

貧交行

兵車行

高都護廳馬行

天育驃騎歌

白絲行

秋雨數三首

歎庭前甘菊花

醉時歌

醉歌行

贈衛八處士

苦雨奉寄龍西公兼呈王徵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示從孫濟

九日寄岑參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飲中八仙歌

曲江三章章五句

麗人行

樂遊園歌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戲贈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夏日李公見訪

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沙苑行

聽馬行

去矣行

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悲陳陶

悲青坂

哀江頭

哀王孫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杜工部集卷第一目錄